

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

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

江陰縣



ED56/13

一九六三年七月上海古籍
書店據寧波天一閣藏明嘉
靖刻本景印原書版框高二
〇・〇公分寬一四・〇公分

重修江陰縣志序

邑志之修也予安能爲是役也宋有刺
本凡十卷教授鄭應申郭庭堅爲之是
時江陰爲軍元至元間嘗一翻刻皆仍
故也其後入我

國朝繼軌而修有若賀子徽氏顏瑄氏種
種而出於是稱縣志焉因革之初旁咨

事實多出亭父里魁之言文或不副大
抵然矣弘治癸丑蘭谿黃君爲令思皇
作者羅絡希聞剖析疑義雄辭環辯自
成一家之言可不謂傑然已乎後若干
年宗黃而續志凡得九卷曰方謨氏合
前後觀之或謂黃之志縟也多取而寡
要奇搜而眩實君子思見其初焉夫初

延陵書院爲館簡諸生才者五人佐予以從事未幾而劉珪林文煥病亡乃與蔣龍徐鳴玉吳胤稍議討之緝其舊文若干萬言凡二十三卷補其遺事凡廿六載有奇門分類別事各有歸而不相殽示綱領可尋也先爲發凡舉例示準繩在茲其去其取非敢私爲異同也予

者宋人也畧也由畧而詳可矣比其詳也不勝其文是故志之難也予安能爲是役也嘉靖丙午巡按御史王公言來按茲土詢志考俗乃以掌故屬之邑令趙君錦俾予詮次爲役予懼焉而不敢當又踰歲巡撫都御史歐陽公必進巡按御史陳公九德相繼督之趙君乃闢

之少獲自盡者塗轍若此而已至謂得
損益之宜適文質之中明先王疆里之
故推其精神之運播告于冊以一民志
於無窮謂爲有補邦君之治非予所知
也始事於丁未春二月越是冬十二月
告訖中間予以病廢者若干旬刻旣成
趙君將正諸有道謁其文冠諸篇端予

不佞謹次其槩以見予之懼焉而不敢
當者赧焉而有餘媿也

前太常寺卿掌國子祭酒事翰林侍讀
學士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邑人張袞撰

江陰縣新志序

有家者隨其家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凡其田畊租餽錢貫絲縷豉合醬醴僮指之數此纖勤治生者之所詳而游閒華飾者之所略也凡其池館花樹狗馬圖書古物珍器之數此游閒華飾者之所詳而纖勤治生者之所略也二者

則更相笑矣而家之所以爲家者則固
在此而不在彼也與郡國州邑之有志
自古而已然亦所謂隨其郡國州邑之
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禹貢周職方豈
非志國邑者之所權輿也哉然自後世
觀之則見其有瑣細而俚俗者矣夫其
田賦高下之異等墳墟黎赤之異壤九

鎮九澤之異名而五戎八蠻之異服其
列而載之可也至於篠簜篳篥淮蠙江
龜海錯之纖細則類於草木虫魚之書
而多男少女多女少男之紀則近於閭
井村俗之談古人何若是之瑣瑣也蓋
苟有切於利器用而阜民生辨陰陽而
蕃孳息則固不得以其穢褻而略之而

况其大且重者乎其所載而詳者固然則其所不載者亦可知矣後之所謂地志者則異是矣其敘山川也旣無關於險夷瀦洩之用而其載風俗也亦無與於觀民省方之實至於壤則賦額民數一切不紀而仙佛之廬臺榭之廢址達官貴人之墟墓詞人流連光景之作滿

紙而是嗚呼此何異於家之籍專記圖
畫狗馬玩具爲粧綴而租餽錢貫所以
需衣食之急者沒不足徵也其亦何取
於爲家也與知家之有籍本以治生而
非以觀美國邑之有志本以經世而不
以博物則得之矣竊聞

國朝集諸儒臣修一統志時兩人相誚其

一人欲載科目之數則曰此非進士錄也其一人欲載戶口田賦之數則曰此非黃白冊也科目則別有錄矣不載宜也戶口田畝固天下之大命而經國者所必稽也且若彼之說則禹貢周職方其亦黃白冊也哉彼固以是爲瑣細俚俗焉而不載也江陰於常州爲屬邑而

枕江之衝爲蘇常諸郡北門以故視他
邑獨重舊雖有志而宜書不書不宜書
而書大率如所論諸志之弊無足徵者
至今令餘姚趙君始更修之趙君爲政
潔已愛民才敏而慮周凡志中所載田
賦徭役戶口食貨謠俗水利防江治盜
之源委本末節錯絲棼蓋皆君之所嘗

蚤夜盡心焉者其於浮文羨費則盡屏
去不事譬如辛苦起家之人斥絕耳目
之玩而畢力於家人生事之間一錢粟
之盈縮一臧獲之奸良與夫鐫鑰閭戶
之守雖其錙銖隱顯而聰明智筭舉無
遺者於是一切以其精神思慮之所及
而登之於籍至其纂緝成編則以屬之